No. 6

基于语义地图的北京话和成都话 意外类语气词类型比较^①

陈振宁1,陈振宇2

(1. 江汉大学 人文学院,武汉 430056; 2.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北京话和成都话各有一批和"意外"范畴密切相关的语气词,在预期性、句类、行为、确定性、求答性、言谈对象、情感、情绪、立场 9 个维度上设置了 27 个特征对其进行分析,运用"赢多输少"算法生成特征语义地图,再进行聚类和最大关联挖掘,从而在语义地图基础上分析出两者的类型差异:北京话的意外类语气词以"啊"最为常用而一家独大,预期性更多向着反对和非预期发展,核心功能也从强意外引发的反问感叹转为反对更多的直陈感叹和强要求,在中性直陈感叹中趋向完句功能,并有较多注意/下文功能,意外引发的询问较少;成都话的意外类语气词则各有分工而整体上集中于意外,以反问感叹为核心,直陈感叹、强要求、注意/下文功能相对少得多,询问功能相对多,在中性询问中趋向完句功能。

关键词:语气词:预期性;多维特征;语言类型;语义地图

中图分类号: H1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20)06-0052-17

DOI:10.16101/j.cnki.cn32-1749/z.2020.06.010

一、绪论

(一)预期性、意外和语气词

预期性(expectation)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说听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相关主体在言说之前预先抱有的判断、意愿等(Heine等,1991;Schwenter&Traugott,1995)^[1-2],有"预期""反预期""中性预期"之分。因为反预期有着很高的信息价值(Dahl,2001)^[3],所以对反预期形式研究最多,如上述文献都以研究反预期形式为主^[1-3]。在汉语的相关研究中,早在吴福祥(2004)^[4]明确将国外预期性理论引入之前,吕叔湘(1957)^[5]就用"轶出这个预期"来解释转折句;陆俭明(1989)^[6]认为"VA了"句式可表示"偏离预期的结果";马真(2001)^[7]也在"反而"的研究中提出了含有反预期意义的说明。之后,还有史金生(2005)^[8]、袁毓林(2008)^[9]、齐沪扬等(2006)^[10]、张丽丽(2009)^[11]等明确从反预期范畴考察了汉语的副词、句式、让步关系词。谷峰(2014)^[12]认为汉语和预期性有关的研究中,反预期形式占据绝对优势,包括连词、插入语、副词、句式、语气词、语序六种,预期标记则很少,只有"当然""果然"等少数副词。在这些研究中,许多国内学者都就汉语的反预期分类进行了考察,主要以吴福祥(2004)^[4] 为基础,从预期来

收稿日期:2020-08-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言语行为的逻辑——汉语语义和语用接口研究"(19FYYB032)

作者简介:陈振宁(1977一),女,四川成都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语言学。

陈振宇(1968—),男,四川成都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句法语义。

① 本文初稿曾以《北京话和成都话的意外类语气词的类型比较》在"永新语言学沙龙"(复旦大学,2018)和第四届语言类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19)上报告过。感谢李旭平、王健诸位的指教。《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也给予了很大帮助。一并致谢,若有错讹,文责自负。

源提出三种反预期:反受话人预期、反说话者预期、反社会共享预期。胡德明 $(2011)^{[13]}$ 补充了两种:反事主 预期、反特定某人预期 ① 。

在语气和语气词研究中,"意外""惊讶""领悟"等功能都与反预期有关,属于"意外(mirativity)"范畴。意外,自 DeLancey(1997)^[14]和 Aikhenvald(2004)^[15]后被视作独立的语法范畴,指因为违反说者预期而使说话人表达出"惊讶(surprise)"的语气系统。金智妍(2011)^[16]认为普通话的"啊"表达"说话人的反预期意义",即意外。陈振宇、杜克华(2015)^[17]讨论了汉语意外范畴的语用迁移情况,提出"意外""感叹""疑问"形成的"意外三角",并认为普通话的"啊"是意外语气词,用于疑问句时强意外导致反问和追问、弱意外导致求证。陈振宁、王梦颖(2018)^[18]通过定量统计研究了北京话的"啊",认为其在预期性上有大量非意外的用法,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宁(2017)^[19]认为成都话语气词"哇"是一个表达强/弱意外的语气词,主要具有强意外导致反问、弱意外导致求证两种功能。陈振宁(2018)^[20]在定量研究成都话的语气词时,发现有主要集中于意外(反说者预期)的语气词"哦""喃""嗦""哇""啊"和主要集中于反对(反听者预期)的"哈""噻"^②,其中意外类最多最复杂。

(二)语义地图、多维特征统计和语气词研究

语义地图模型(semantic map model) 最早由 Anderson(1982)^[21]提出,是在"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基础上研究多功能形式语义之间联系的技术手段。其中,概念空间是通过跨语言比较建立的、具有普遍性的、多功能关联的图,而语义地图是特定语言形式在概念空间上的"映射(map)"方式。由此,概念空间体现了跨语言的共性,而语义地图往往用来研究不同语言形式的类型差异(Haspelmath 2003)^[22]。

随着语义地图分析的语言事实日趋复杂,Cysouw(2007) [23] 提出应在语义地图绘制中考虑频次等统计数据。郭锐(2012) [24]、陈振宇、陈振宁(2015) [25] 和陈振宁、陈振宇(2015) [26] 等进一步探讨了基于统计的加权语义地图绘制方法。陈振宁、陈振宇(2017) [27] 和陈振宁(2018) [20] 还研究了在语义地图上归纳主要规律,挖掘聚类(clusters)和关联规则(association rules)的技术。

同时,还有一类基于"特征集合"的语义地图。传统的语义地图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概念,但是在研究中究竟应该取多少个概念、取哪些概念有很大的主观性。Zwarts(2010)^[28]提出,各概念节点不是代表单一功能,而是由包含"多维特征(multi-features)"的集合组成,体现了语言要素/语义结构的相似性,将这些节点连缀起来,建构出"特征语义地图",它假定可用 A-F 六个特征去描述某个概念域里的7个节点,每个节点有一个特征集合如[+A,-B,+C,-D,+E,+F],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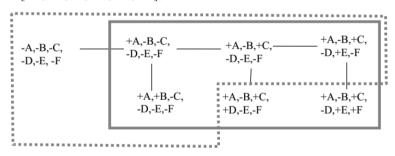


图 1 特征语义地图示例图

这一研究的实质是先确定一系列更为基础的语义特征,通过对调查项目的分析,发现这些特征的各种组合方式,每一组组合起来的特征簇在地图中担任一个节点。但目前这一技术还很不成熟,已有的研究包括 Zwarts(2010)^[28]、Zhang(2016)^[29]等都仅仅使用了几个特征,所以只能处理极为简单的问题,而语气词这类"复杂系统"涉及特征众多,需要在计算机辅助下对高维特征进行自动处理。

① 另有就"产生反预期的目的、反预期中信息量的偏离方向"等作出分类,和本文讨论问题无关。

② 另外还有三类在其他维度收敛性更明显的,与本文讨论问题无关。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将在前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比北京话和成都话的意外类语气词的类型差异,具体考察的语气词^① 如下:

北京话的"啊"和意外范畴关系密切,方梅(2016)^[30]则指出其合音和音变形式"啦""呀""哪"有不合音变规律的情况且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已经不是纯粹的变体,所以分别独立考察。另外,已有研究中发现疑问句和意外范畴的密切联系,再加入两个疑问语气词(陆俭明,1984)^[31]"吗""呢"。综合来说,就是北京话的"啊""啦""呀""哪""吗""呢"。成都话则根据陈振宁(2018)^[20],包括"哦""喃""嗦""啊""哇"。

另外,特征语义地图需要设置特征,意外类语气词研究所需的特征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之一。

具体研究过程如下:

- ①设置用以标注语料的特征:
- ②选用方言情景喜剧为样本进行人工标注,分别是北京话《我爱我家》前10集(5.6万余字)和成都话《幸福的耙耳朵》第一季(8万字);
- ③对标注好的语料采用陈振宁、陈振宇(2015)^[26]的"赢多输少"算法进行自动聚类计算,参照陈振宁、陈振宇(2017)^[27]和陈振宁(2018)^[20]通过转置"形式一特征"矩阵,将特征作为形式聚类关联的基础,这些特征相近的形式所聚出来的类是由特征族表征的复杂功能类。
- ④以这些特征组合作为地图上的节点,用软件绘制语义地图,挖掘其中最主要的聚类关联规律,形成最大简图。

与 Zwarts(2010)^[28]等的特征语义地图不同的是,我们增加了一个自动聚类操作(上面的第2、3两步),因为人工确定特征组合的方法只适用于特征很少的情况,复杂现象的研究需要设置更多特征并按严密算法来聚类。

二、研究所用特征及其分布情况

研究从预期性入手,在两个子维度上设置特征:预期极性(反预期、合预期、非预期)和预期来源(说者、听者^②),组合后有5种预期性:意外(反说者预期)、反对^③(反听者预期)、预期(合说者预期)、赞同(合听者预期)和没有任何预期的非预期。同时,一个例句可能表达多种预期性,最终在现有语料中得到8组取值^④,如表1所示。其中"意外+反对"指对对方的意见感到意外,然后表示反对;"意外+赞同"指意外后表示赞同;"意外"指纯粹的意外,没有反对或赞同;"反对""赞同"则是纯粹的反对或赞同而没有意外;"反对+赞同"指字面赞同实际反对的反语;"非预期"不能和其他情况同现。

	意外	意外 + 反对	反对	预期	意外+赞同	反对+赞同	赞同	非预期
北京话	22.3%	37.9%	21.4%	1.3%	0.7%	1.0%	3.0%	12.5%
成都话	43.1%	26.6%	13.9%	2.9%	0.7%	0.1%	2.1%	10.7%

表 1 预期性特征分布表

① 只考察狭义的"句末语气词"用法,不考虑相关语气词的叹词用法和在句首、句中、语篇中的情况。

② 本文语料主要是对话剧本,且研究对象是"意外"类语气词,所以主要涉及说者和听者的预期,听说之外第三方预期、社会共识性预期等暂不考虑。

③ "反对"本文只表示反听者预期,包括负面情感下的反驳,也包括正面/中性的提醒和纠正。

④ 5 种预期的两两组合有 10 种可能,但现有语料中只出现 3 种。有的组合可能在逻辑上不允许,如意外 + 预期。有的组合没有出现可能和研究对象有关,如甲乙就某事结果有不同预期,最后甲是正确的,甲说"(你)没想到吧"就是预期 + 反对,但语气词"吧"不是本文研究对象。

表 1 中列出占比频率以便比较,下划线加粗的是在该方言中分布显著^①的预期性。

在预期性上,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的显著情况有相似之处:意外和意外+反对最显著,这是本文研究的共性基础;其次是反对。

两者不同在于:北京话意外 + 反对最显著,成都话单纯意外最显著;北京话单纯反对比成都话多;北京话的非预期显著而成都话不显著。简而言之,成都话的意外类语气词更靠近意外,而北京话相对远离意外。

但预期性只是考察语气词的一个维度,语气词是复杂的,涉及多个语义语用维度。从马建忠(2010)^[32]最初用"信/疑"来划分汉语的语气系统开始,黎锦熙(1998)^[33]、吕叔湘(1982)^[4]、王力(1989)^[34]、高名凯(2011)^[35]、贺阳(1992)^[36]、齐沪扬(2002)^[37]、孙汝建(2006)^[38]等纷纷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语气分类,这些分类的依据正是语气的考察维度,其中和语气词关系密切的有句类、言语行为、情感的积极消极、情绪的力度强弱²⁰。另外,杜克华、陈振宇、陈振宁(2017)^[18]发现成都话的意外类语气词"哇"对言说对象有偏好;陈振宁(2018)^[19]发现成都话有一个特殊的同盟语气词"嘎"而引入同盟维度,并注意到意外和同盟之间有概率上的负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再结合真实语料的实际情况,本文设置了其他8个维度的特征作进一步研究。

(一) 句类、真实行为、确定性和求答性

句类指句子的表达形式,取值有陈述、疑问、祈使。真实行为是句子在具体语境中实现的真正行为,取值有告知、询问、要求、注意 / 下文³(招呼寒暄语 / 话题标记 / 话语标记)。确定性是说者在具体语境中对信息的信疑程度,取值有确定、弱确定、不确定。求答性则是说者向听者寻求答案的程度,容易和确定性混淆但应分别考察⁴,取值有不求答、弱求答、求答。

这三者结合可视作广义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如果句类形式和真实行为、信疑一致,就是"直接言语行为";如果不一致就是"间接言语行为"。样本中三者组合出 11 种不同情况,详见表 2。

名称	句类	真实行为	确定性	求答性	说明
直陈	陈述	告知	(弱)确定	不求答	直接陈述信息
祈使	祈使	要求	确定	不求答	直接表示要求
疑问	疑问	询问	不确定	求答	无答案倾向的真性询问
求证	疑问	询问	弱确定	(弱)求答	有答案倾向的询问,要求证实或证伪
疑问告知	疑问	告知	确定	不求答	用疑问句告知信息
祈使告知	祈使	告知	确定	不求答	用祈使句告知信息
疑问要求	疑问	要求	确定	不求答	用疑问句表示要求
陈述要求	陈述	要求	确定	不求答	用陈述句表示要求
建议	疑问	要求 / 询问	弱确定	求答	用疑问句表示要求并询问对方意见
强求认同	疑问	询问	确定	求答	用疑问句告知信息并要求对方认同
注意/下文	各类	招呼/话题/话语	(弱/不)确定	不求答	无信息功能,表示互动或语篇功能

表 2 句类、具体行为、确定性和求答性的组合表

① "显著"定义:如果数据集合 $X=\{x_1,x_2,\dots,x_n\}$ 中,某个数据 x_i 大于等于集合中所有数据的均值,则 x_i 在该组数据中显著。

② 另有和情态词(包括情态动词、副词、助动词等)关系密切的认识、道义、动力等情态维度,和本文研究对象关系不大。

③ "注意"即引发听者注意,"下文"即提示还有下文,和功能学派讨论的人际语篇功能有密切关系,其具体分类和实现形式也很多,语料中包括寒暄语、话题标记、话语标记等,不过意外类语气词在这些形式上所起作用相似,例句频次不高,囊括为一种情况加以说明。

④ 吕叔湘(1982)指出"疑(确定性)"和"问(求答性)"的差异,其组配远比"有疑有问(不确定求答)""无疑无问(确定不求答)"更复杂。

表 2 中前 4 种是直接言语行为,之后 4 种为间接的,最后 3 种情况比较复杂,有间接也有直接的成分。 这 11 种行为随预期性不同而各有侧重,北京话和成都话中的具体情况分别见表 3 和表 4。

 预期性						行为						
1997月正	疑问告知	直陈	祈使告知	疑问要求	陈述要求	祈使	建议	疑问	求证	强求认同	注意下文	小计
意外	7.0%	4.8%	0.1%	0.3%	0.1%	0.1%	0.1%	4.8%	3.9%		1.1%	22.3%
意外 + 反对	9.1%	5.9%		11.4%	6.0%	0.4%	0.4%				1.1%	37.9%
反对	1.4%	5.3%	0.2%	1.2%	6.2%	3.4%	0.9%			0.2%	2.4%	21.4%
预期		0.1%							1.2%			1.3%
意外+赞同		0.7%										0.7%
反对+赞同	0.1%	0.7%			0.1%	0.1%						1.0%
赞同		1.3%			0.1%	0.6%	0.2%				0.8%	3.0%
非预期	0.1%	3.9%			0.7%	0.9%	0.1%	2.7%	0.3%		3.9%	12.5%
合计	17.7%	22.6%	0.3%	13.0%	13.2%	9.1%	1.8%	7.4%	5.4%	0.2%	9.3%	100%

表 3 北京话中预期性和行为的分布表①

表 4 成都话中预期性和行为的分布表

预期性						行为						
1次列1正	疑问告知	直陈	祈使告知	疑问要求	陈述要求	祈使	建议	疑问	求证	强求认同	注意下文	小计
意外	15.1%	11.0%		0.1%	0.3%			12.7%	3.3%		0.7%	43.1%
意外 + 反对	9.7%	3.8%	0.3%	8.4%	1.6%	2.0%	0.1%		0.7%		0.1%	26.6%
反对	3.0%	4.3%		1.3%	2.0%	1.4%	0.3%	0.4%			1.2%	13.9%
预期	0.1%	0.7%							1.3%		0.8%	2.9%
意外+赞同	0.3%	0.1%		0.1%		0.1%						0.7%
反对+赞同		0.1%										0.1%
赞同	0.7%	0.8%			0.4%	0.3%						2.1%
非预期		0.9%		0.3%	0.1%	0.9%	0.3%	5.2%			3.0%	10.7%
合计	28.8%	21.7%	0.3%	10.2%	4.3%	4.7%	0.7%	18.3%	5.2%		5.8%	100%

从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在疑问告知、直陈、疑问要求中都很显著。不同 之处在于北京话在陈述要求、注意 / 下文中显著,成都话在疑问中显著。

结合预期性维度发现:北京话的陈述要求显著是因为意外+反对、反对明显比成都话多,注意/下文显著是反对、非预期更多;成都话的疑问显著则和更多纯粹意外有关。

(二)言谈对象

言谈涉及的对象有说者、听者和广泛的第三方,其中第三方不仅包括听说者之外的人和人群(如"他""他们"),也包括非人的其他实体(如"车子""红旗""猫"),甚至抽象的概念(如"那时候""国家")、社会广泛共识(如"说法""公德")等,共同特点是比当面的听说具有更多客观性。

一个例句谈论的对象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如"(你)快把鞋给我拿来啊"就涉及3个对象:说者/听者/第三方。对象的具体组合情况和对象随预期性分布的情况见表5和表6。

单看言谈对象,两者都集中于听者,最显著的是听者和说者/听者。差异在于成都话的第三方也是显著的。

①表3中加框的数据在每列(每种预期性)显著,下划线的数据在每行(每种行为)显著,灰色背景的数据在行列中都显著。后面表4至表8的数据示例与表3相同。

结合预期性维度发现:成都话的第三方显著和更多的单纯意外有关,即对更客观的情况更容易单纯惊讶;单纯反对和非预期中对象相对比较分散。

预期性					对象			
1次7911年	说者	听者	三方	说者/听者	说者 / 三方	听者/三方	说者/听者/三方	小计
意外	1.8%	7.0%	5.0%	3.1%	2.0%	2.1%	1.3%	22.3%
意外 + 反对	5.0%	12.0%	2.7%	9.0%	2.8%	3.2%	3.3%	37.9%
反对	4.2%	6.2%	2.3%	3.4%	1.9%	1.1%	2.2%	21.4%
预期		0.4%	0.3%	0.2%	0.1%	0.1%	0.1%	1.3%
意外+赞同	0.1%	0.1%		0.3%		0.1%		0.7%
反对+赞同		0.3%	0.2%	0.3%	0.1%			1.0%
赞同	1.0%	0.6%	0.1%	0.9%	0.2%	0.2%		3.0%
非预期	1.4%	4.2%	3.1%	1.8%	0.2%	1.0%	0.8%	12.5%
合计	13.5%	30.8%	13.7%	19.0%	7.3%	7.9%	7.8%	100%

表 5 北京话中预期性和对象的分布表

表 6 成都话中预期性和对象的分布表

预期性					对象			
1火沙1 圧	说者	听者	三方	说者/听者	说者/三方	听者/三方	说者/听者/三方	小计
意外	5.0%	16.0%	11.4%	5.1%	0.9%	3.1%	1.6%	43.1%
意外 + 反对	2.2%	10.9%	2.0%	6.8%	0.9%	2.6%	1.2%	26.6%
反对	2.2%	2.9%	2.5%	3.8%	0.9%	0.4%	1.2%	13.9%
预期	0.4%	1.6%	0.1%	0.1%	0.1%	0.3%	0.3%	2.9%
意外+赞同	0.3%			0.4%				0.7%
反对+赞同				0.1%				0.1%
赞同	0.1%	0.3%	0.5%	0.8%		0.4%		2.1%
非预期	1.4%	3.8%	1.7%	2.7%	0.5%	0.4%	0.1%	10.7%
合计	11.6%	35.3%	18.2%	19.9%	3.4%	7.2%	4.3%	100%

(三)情感、情绪、立场

情感是说者表达的真实情感的褒贬极性,取值有负面、正面和中性。真实情感有可能和字面用词的褒义/贬义相反,典型的是"好哇! (你想骗我的钱)"这样的反语。

情绪则和语气词研究中常常提及的"强调/缓和"有关,说者的情绪高低带动了表达的力度,取值有强(强调)、中(平静)和弱(缓和)。

"立场(stance)" 维度在本文中指说者言语表达出来的、对听说双方社会位置"对齐(align)" 的判断,取值有同盟、反同盟和非同盟。立场和情感极性有一定对应关系,如说者针对听者的正面 / 中性情感是同盟的,不针对听者的负面情感也是同盟的,如诉苦、抱怨第三方、为听者担忧等。需要注意的是,说者针对听者的负面情感未必是反同盟的,情况较为复杂^①(陈振宇 2017)^[39]。另外,非同盟主要出现在没有明确听者的非对话语篇和说者自言自语中,在研究语气词的对话语篇中少见。情感、情绪、立场三者在北京话和成都话的

① 陈振宇(2017)中的同盟/反同盟包括了认知、情感、社会关系等多个维度。而本文更强调社会位置,一般的纠正和提醒是试图统一听说认识的同盟(陈振宇 2017 从认知角度视为反同盟),负面的调侃/嗔怪/撒娇是为了建立亲昵关系的同盟(陈振宇 2017 也从社会关系角度视为同盟),只有对听者表现出真实的恶意叱骂才是反同盟。

意外类语气词中的预期性的分布见表7和表8。

表 7 北京话的预期性和情感 / 情绪 / 立场的分布表

预期性		情感			情绪			立场		分维度
1次列正	负面	正面	中性	强	中	弱	同盟	反同盟	非同盟	小计
意外	13.4%	2.5%	6.3%	19.3%	2.9%	0.1%	18.6%	2.0%	1.7%	22.3%
意外 + 反对	31.7%	1.7%	4.5%	37.4%	0.2%	0.2%	26.9%	11.0%		37.9%
反对	8.3%	3.0%	10.1%	18.4%	2.4%	0.6%	18.8%	2.5%		21.4%
预期	0.7%		0.7%	0.6%	0.6%	0.2%	1.3%			1.3%
意外+赞同	0.2%	0.2%	0.2%	0.6%	0.1%		0.7%			0.7%
反对+赞同	0.7%		0.3%	1.0%			1.0%			1.0%
赞同	0.4%	1.4%	1.1%	2.1%	0.7%	0.2%	3.0%			3.0%
非预期	1.1%	3.1%	8.3%	6.0%	6.3%	0.2%	12.5%			12.5%
合计	56.5%	12.0%	31.6%	85.3%	13.2%	1.6%	82.8%	15.5%	1.7%	100%

表 8 成都话的预期性和情感/情绪/立场的分布表

预期性		情感			情绪			立场		分维度
1次列正	负面	正面	中性	强	中	弱	同盟	反同盟	非同盟	小计
意外	22.4%	7.5%	13.2%	40.7%	2.4%		36.0%	2.4%	4.7%	43.1%
意外 + 反对	24.7%	0.8%	1.0%	26.6%			15.7%	10.9%		26.6%
反对	6.7%	3.9%	3.3%	13.4%	0.3%	0.3%	12.8%	1.0%		13.9%
预期	0.3%	1.2%	1.4%	2.2%	0.7%		2.9%			2.9%
意外+赞同	0.1%	0.5%		0.7%			0.7%			0.7%
反对+赞同	0.1%			0.1%			0.1%			0.1%
赞同	0.3%	0.8%	1.0%	1.7%	0.4%		2.1%			2.1%
非预期	0.8%	2.7%	7.2%	4.1%	6.4%	0.3%	10.7%			10.7%
合计	55.4%	17.4%	27.2%	89.4%	10.1%	0.5%	81.0%	14.3%	4.7%	100%

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都在负面情感、强情绪、同盟立场上极为显著。

结合预期性维度发现:强烈的负面感情特别集中于意外和意外 + 反对,两者有着共同的急切报道负面情感的特点,是意外类语气词从意外向反对扩散的主要动因之一;在单纯反对里中性情感变得显著,可见负面情感主要来源于意外而不是反对,因为意外伤害了说者自我中心的价值观,一旦功能扩散到纯粹反对,说者看待事物反而会客观起来;非预期中更容易中性化,情感和情绪都显著变为客观平静;同盟立场虽然在任何预期性维度中都有极大优势,但相对而言,意外 + 反对的反同盟立场最突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在预期性维度上都有所扩散,但总体来说北京话更加弥散,反对正在超过意外,同时非预期也占较大比例。由此引起连锁反应,使北京话意外类语气词:要求、直陈和注意/下文功能占比增加;言谈对象更均匀;中性情感和平静情绪相对更多。

三、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功能类型

北京话意外类语气词 903 例中: "啊 /a/" 364 例^①、"啦 /la/" 181 例、"呀 /ia/" 137 例、"哪 /na/" 63 例、"吗

① 根据方梅(2016),北京话的"哇"还未独立仍旧是"啊"的音变形式,所以例句中包括"啊/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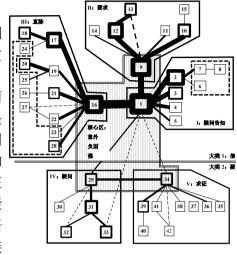
/ma/" 85 例、"呢 /nx/" 73 例。"啊" 是北京话中用于惊呼的典型叹词, 而"啦""呀""哪" 虽然已经有一定独 立地位,也都是从"啊"分化出来的,从语音上看都可视作来源一致的/a/系语气词。意外类语气词和惊呼叹 词在情感情绪上是一致的,/a/ 系在北京话中占意外类语气词用例的八成以上,具有绝对优势。

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 764 例中:"哦 /o/" 369 例 $^{\circ}$ 、"喃 / næ/" 169 例 $^{\circ}$ 、"嗦 /so/" 101 例 $^{\circ}$ 、"啊 /a/" 88 例 $^{\circ}$ 、 "哇/ua/" 37 例。"哦"是成都话中用于惊呼的典型叹词, /o/ 系占了将近五成也具有较高优势,但相较而言成 都话其他来源的意外类语气词颇多⁵。

(一)意外类语气词的语义地图

标注了1667个例句后,将特征完全相同的合并起来,共得到 537个特征组合,自动聚类后得到42个类,根据算法绘制其概念空 间图并化简得到归纳主要规律的最大简图,如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①意外类语气词综合所得概念空间分成了两 个大类"信"和"疑",信类的共同特征是(弱)确定、不求答:疑类是 不/弱确定、(弱)求答。②这个空间总体上呈星型分布,有一个明 显的核心区,其中例句最多、关联度最高的1号类是核心功能,它和 最靠近核心功能的另外4个类(9、16、29、34)有着共同的主要特征 意外、负面、强。③从核心向外扩展有5个分支,其功能分别为:疑 问告知(反问)、要求、直陈、疑问和求证。 ④具有招呼/话题/话语 功能的节点分布比较宽泛,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引起听者注意、衔接 上下文。图 2 各节点具体的特征组合、语气词分布和例句参见表 9。 图 2 意外类语气词的概念空间最大简图®



耒	9	各节点详细信息表®	
1X	J	口以本件细语态效	

标号	频次	主要特征	语气词分布			
		意外 / 反对 疑问告知 负面 强	啊,41 吗30 呀25 啦15 呢9 哪8 哦63 嗉53 哺30 啊c10 哇9			
1	293	(1)(惊觉)你这不是将我呢吗?(北) (2)(惊怒驳斥)我怎么不知道啊?(北) (3)(没料到)我想找个工作咋个那么难哦!(成 (4)(惊怒驳斥)清光白日的,你在装神嗦?!(成				

- ①"哦"书面上还可以写作"喔",读音并无区别。
- ②"喃"还有自由变体"咹/æ/"和"呢/ne"。
- ③ "嗦" 书面上偶尔写作"说",成都话中"嗦/说"同音。
- ④ "啊" 在成都话中有规律的变音形式很少,语料中只有1例写作"哪",4例写作"呐",本文视作"啊"的自由变体。
- ⑤ 成都话语气词的历时来源尚无专门研究,暂作假说以后另文详述:"啊""哇"和北京话的"啊"一样是古已有之的/a/ 系语气词,"喃"可能和北京话的"呢"同源,"嗦"可能是言说动词"说"用于句末后语法化而来。
- ⑥ 图 2 中,每一个节点代表由一系列特征组合而成的功能类,节点框线越粗,表明该功能类中的例句数越多。节点间连 线是化简后得到的功能间最主要的关联路径,连线越粗表明权重越高,虚线则是综合考察后可能存在的歧义路径。下文图 3 至图 5 和图 2 表示方法相同。另外,双横线把所有节点分成两个大类。实线框是为了研究方便在图上分出的 5 个功能区域, 虚线框框出独立成类的注意/下文功能,双实线点框是整个地图的核心区。
- ②表9中,每行标号对应图2的类编号,频次为该类的例句数,主要特征组合是类中所有特征组合的相同之处,揭示出各 类功能的基本特点。语气词分布标注了每类中出现的语气词频次,前半为北京话后半为成都话,其中"啊。"是北京话的"啊", "啊。"是成都话的"啊",加粗加下划线的是每类中使用的主要语气词。例句是类中具代表性的例句,例句后括号内标注语料 来源,"(北)"为北京话,"(成)"是成都话。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真实样本往往情况复杂,所以各类中可能夹杂主要特征组合无 法涵盖的零星现象,限于篇幅表9并未列出。

		意外/反对 疑问告知 中性	<u>啊,16 </u>
			<u> 嗉21</u> 啊。9 喃 9 哦 6 哇 4
2	94	(5)(没料到)就是你高中那亲密战友?不是去美(6)(反驳)老人的心思你哪儿知道啊?(北)	国了吗? (北)
		(7)(听说新事物)啥子呢,踮脚尖尖,收包谷嗦?!	(FV)
		(8)(不理解听者提议)未必然你要把我带到北京	
		* N	啦 3 啊 b 2 吗 2 哪 1
3	26	意外 疑问告知 正面 强	<u>嗦8啊。6喃3</u> 哦1
3	20	(9)(惊喜)成啦?可该我成一回了! (北)	
		(10)(惊讶赞扬)吔,你还那么顾家嗦!(成)	
		反对 疑问告知 正面 强	<u>吗2</u> 呀1
4	8		哦 2 喃 2 哇 1
		(11)(提醒)那觉悟,能低得了吗?(北) (12)(谦让)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哦!(成	P)
		(12) (旅位) 我一十八咖啡 から入的 全事機: (加	、 「 喃 2
5	2	(13)(肯定)不是啥子呢(= 不是你说的这样还有吗	
		反对 疑问+话语 负面 强	吗 2
6	2	(14)(设问)知道小时候我们管她叫什么吗——表	
			啊,2
7	4	非预期 疑问+话题/话语 中性 中 三方	啊。1 喃 1
, ,	4	(15)(接电话)盘条啊?哎哟唉这玩意儿现在可是	- 星紧俏货。(北)
		(16)(设问)我最近听到一些说法说啥子呢?	——穷穿貉,富穿棉。(成)
		非预期 疑问+话题 中性 中 说者	呀 1
8	7		啊。6
		(17)(接电话)跟我什么关系呀?反正挺铁的 (18)(回话)我啊,我是做家具,哦,做家电生意的	
		(10)(日阳)双门,双足脉次云,双,脉次心上心门	啊,67 呀33 吗18 啦16 哪12 呢11
		意外 + 反对 / 反对 疑问要求 / 祈使 负面 强	哦 59
		(19)(惊讶阻止)看哪门子动画片呀?!(北)	
9	255	(20)(惊讶禁止)不许胡说啊! (北)	
		(21)(惊讶拒绝)道啥子歉哦?! (成)	
		(22)(拒绝)我昨个敢上场哦!(成)	
		(23)(惊讶禁止)爬哦!(成) (24)(担忧提醒)你要稳起哦!(成)	
		意外+反对/反对/非预期	啊,26 吗8 啦7 哪1 呀2
		疑问要求 / 祈使 中性	<u>喃6</u> 哦3 啊。1
		(25)(惊讶拒绝)这还用介绍吗?(北)	
10	54	(26)(劝阻)去街道工作您受得了吗?(北)	
		(27)(追加要求)你再弄点儿苹果片儿给它们换扬	與口味,啊。(北)
		(28)(要求)我们开个短会,小张做一下	记录,啊。(北)
		(29)(惊讶提醒)你们两个咋个不笑呢?(成)	, NA
		(30)(提醒)有困难,站长,钱呢,活动经费呢?(成)

		意外 疑问要求 / 祈使 负面 强 说者	啦1 呀1 吗1 啊 _c 1
11	4	(31)(自语)我学·····我学得会吗我?! (北) (32)(自语)就是克林顿来我也不等啦。(北) (33)(自语)未必然还是回去天天喝茶打牌啊!	(成)
		意外 + 反对 / 反对 陈述要求 负正 强	<u>啦 23 啊 _b 22</u> 呀 14 哪 11 呢 12 <u>哦 28</u> 喃 2
12	112	(34)(惊讶禁止)咱可不能去当那第三者去,啊! (35)(阻止)把脸撕破了就不好啦。(北) (36)(惊讶拒绝)这样子不多于好哦!(成) (37)(对方迟疑中力邀)我们是搭伙哦,全方位合	
		听者预期 陈述要求 中性	<u>啊,12 啦11</u> 哪4 呀7 呢4 哦1 啊。1 哇1
13	41	(38)(惊讶劝阻)这事儿我们已经都批评过她啦! (39)(拒绝)我不能挤兑志新在客厅搭床啊!((40)(同意)要得哇!(成)	
14	11	非预期 祈使 正面	啊 _b 4 <u>哦 5</u> 哇 2
14	11	(41)(一般邀约)回头她来了你们聊聊,啊!(北 (42)(一般鼓励)好生干哦!(成))
15	7	反对 建议 中性 弱 听者	<u>啊,3</u> 呢 1 喃 3
15	,	(43)是不是咱们您这工程暂缓上马,再制作可 (44)但是我们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是不是也应认	
		意外/意外+反对 直陈 负面 强	<u>啦41 啊,32</u> 呢13 呀12 哪9 <u>哦68</u> 啊 _c 15 喃10 哇2
16	202	(45)(惊喜忆苦)半年多啦,我光义务劳动啦我! (46)(惊怒驳斥)你你你,你这玩笑也开得太大啦 (47)(惊吓诉苦)好玄喔!(成) (48)(惊讶责骂)人都拿给你气得死喔!(成)	
		意外/意外+反对 直陈 正面	<u>啊,14</u> 啦9 哪2 呀2 呢1 <u>哦45</u> 啊。6 喃5
17	84	(49)(惊喜)真给我们老同志做了榜样啊!(北) (50)(惊讶于对方不理解而积极纠正)我是保护你 (51)(惊喜)你可以喔!(成) (52)(惊讶于对方自卑而积极纠正)你还是力	尔,为你好啊! (北)
		非预期 直陈/陈述+招呼 正面	<u>啊,10</u> 啦4 哪4 呀1 <u>哦7</u> 啊。2
18	28	(53)(一般赞美)全楼道只有你们一户,多光荣啊(54)(一般招呼)老傅啊,来来来,我给你送猫来了(55)(一般赞美)成都男人福气好哦,生在天府之(56)(一般寒暄)欢迎哦!(成)	了! (北)

10	17	反对 直陈 中性	<u>啦8</u> 啊 _b 3 哪2 呀1 呢1 哦1 啊 _c 1	
19		(57)(纠正听者担心)实在不行啊,咱就老年婚姻介绍所啦。(北) (58)(纠正听者判断)不一定喔。(成)		
20	21	意外 / 意外 + 反对 直陈 中性 说者	<u>啊,10</u> 啦5 呢3 啊 _c 3	
		(59)(惊讶)哎呀,没想到啊!(北) (60)(惊讶且打消听者怀疑)我是真看不出来啊! (61)(惊觉)那块才是我的生意啊!(成)	(北)	
21	35	直陈 中性 三方	啊。10 啦8 呀4 哪1 哦6 啊。2	
		(62)(提醒)她一会儿就到啊!(北) (63)(一般叙述)城头的人板眼多喔!(成)		
		非预期 直陈/陈述+招呼 中性	<u>啊,6</u> 啦3 呢1	
22	22 (64)(一般回答)我也是这么瞎琢磨啊。(北) (65)(一般招呼)傅局长啊,这是我们街坊家的小史姑娘。(北)			
23	4	反对 陈述+话语 负面 反同盟	啊 _b 3 啊 _c 1	
		(66)(怒斥)我告诉你啊,有什么套儿你直接使,姑奶奶我扛得住!(北) (67)(怒斥)我看你啊,把嘴巴好生拿刷刷刷一下!(成)		
24	2	反对 陈述+话语 正面	啡可 _b 1 啡可 _c 1	
		(68)(对方犹豫中力邀)我说啊,你这个买卖跟谁做不成啊,是不是?(北) (69)(对方推辞时鼓励)老汉帮你看啊都哐回来你娃就能干了!(成)		
25	9	反对 陈述+话语 中性	□ 時可 ₆ 4 □ 時可 ₆ 5	
		(70)(纠正)我看啊,都是那本《汪国真抒情诗选》读出来的毛病。(北) (71)(劝告)我看你啊!还是学厨师最好!(成)		
26	2	反对 陈述+话语 中性 强 三方	啦 1 啊 _c 1	
		(72)(纠正)人说啦,今儿晚上这顿饭就是"订亲饭"!(北) (73)(提醒)这个就是说啊,夫妻生活人间才有真情在!(成)		
27	5	非预期 陈述 + 话语 中性	啊 _b 3 啊 _c 2	
		(74)(一般回答)唉,越多越好我说啊。(北) (75)(一般谈话)越来越有名气了,这不是啊,丁二	二娃要来拍摄宣传片。(成)	
	19	意外 / 意外 + 反对 陈述 + 招呼	<u>啊,17</u> 哪 1 呀 1	
28		(76)(惊见)哎呀,燕红啊,来来来,快进来!(北) (77)(惊讶驳斥)哎,老傅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呐?(成)		
29	65	意外 疑问 负面 强	<u>呀 10</u> 呢 5 啦 5 啊 _b 3 吗 2 <u>哦 23</u> 喃 17	

		(78)(惊问)哎哎哎,咱爸今儿怎么回事儿呀?((79)(惊问)啥子问题那么严重喔?(成)	划()		
30	4	意外 疑问 正面 强	呀 1 喃 3		
		(80)(惊闻熟人谈恋爱欣喜八卦)跟谁呀?(北) (81)(惊喜)亲爱的,奖啥子呢?(成)			
31	81	意外 疑问 中性	<u>啊_b13</u> 呀 4 啦 2 呢 2 <u>哦 32</u> 喃 28		
		(82)(惊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北) (83)(意外听见有人叫自己,惊讶)哪个喔!(成	3)		
32	27	非预期 疑问 中性 三方	<u>啊_b11</u> 呀 2 呢 2 吗 2 啦 1 <u>喃 6</u> 哦 3		
		(84)(一般提问)动画片儿哪频道啊?(北) (85)(一般提问)他挣到钱没有喃?(成)			
33	32	非预期 疑问 中性 中	呀2 啊b1 哪1 呢1 <u> </u>		
		(86)(一般提问)你是谁呀?(北) (87)(一般提问)那我们往哪儿去喃?(成)			
34	51	意外 / 预期 求证 负面	<u>啊 b15</u> 啦 4 哪 4 呀 4 吗 4 呢 1 <u>哦 10</u> 哇 3 啊 c2 喃 2 嗉 2		
		(88)(惊怒)是不是你背后给我下套儿啊你?(北) (89)(审问)咱们家里头有没有老鼠啊?你要如实汇报!(北) (90)(发现自己丈夫出轨,惊怒中对女儿说)你们老头要给你找个后妈喔?(成) (91)(怀疑客人不来)客人到底来不来喔!(成)			
35	2	预期 求证 负面 强三方	啦 2		
		(92)(怀疑第三方出乱子)出什么乱子啦?(北)			
36	4	反对 建议 负面 强	啊 _b 2 哦1 哇1		
		(93)(拒绝)您饶了我们,成不成啊?! (北) (94)(拒绝)(这么干)有点像啥子婚托哇?! (成)			
37	4	意外 求证 正面 说者	啦 1 <u>哇 2</u> 哦 1		
		(95)(惊喜)又有(给我)送钱的啦?(北) (96)(惊喜)(我唱的歌)还好听哇?(成)			
38	4	意外/预期 求证 正面 听者/三方 (97)(惊讶)你们······有贵客啊?!	<u>哇2</u> 哦1 啊。1		
		(98)(猜测)这几天(你)婆婆腰杆打得抻了哇?	(成)		
39	20	意外 / 预期 求证 中性	<u>啊。8</u> 吗 3 啦 1 呢 1 <u>啊。2</u> 哇 1		
		(99)(惊讶)你见过我妈啊?(北) (100)(回忆求证)我记得在兵团上你教我的啊? (101)(惊讶)咹,喊我啊?(成)			
(102)(约定见面)(你)是职介所介绍来的哇?(成)					

40	5	意外/预期 求证 中性 三方	啊 _b 1 啦 1 <u>啊_2</u> 哇 1
		(103)(惊讶)(她)不飞啦?(北)	
		(104)(猜测)是不是最近我对小张的思想教育有些放松啊?(北) (105)(惊讶)未必,(他被)整成缠丝兔啊?!(成)	
		(106)(猜测)这是棒棒娃他们家哇?(成)	
41	6	意外 / 预期 求证 中性 强 弱求答	<u>啊,2</u> 啦1 吗1 哇2
		(107)(惊讶)小刘他妈来啦?还没过门你们就婆媳不和(北)	
		(108)(怀疑没结果)研究出个结果没有啊?! 你说你爸也真是(北)	
		(109)(约定见面)你是钱老板的秘书哇?! 嘿,听	说钱老板比我还苗条(成)
42	4	意外 / 预期 求证 中性 中 弱求答	啦1 吗1
			哦 1 啊 _c 1
		(110)(惊讶)她老人家还健在吗?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记得她是个老太太(北)	
		(111)(猜测)接待人,开会啊?又是哪个看起我们幸福村了?(成)	

(二)各语气词在语义地图上的分布对比

通过前文的特征简单频率统计可以看出,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整体情况有较大差异,下面我们进一步在语义地图上对比它们的功能分区。

1. 啊(北京话)、啊(成都话)、啦、哦

这 4 个语气词均遍及 5 个区域,参见图 3,其中北京话的"啊"和成都话的"哦"是各自方言中使用频次最高的语气词;北京话的"啦"是从"啊"合音形式中分化出来的,频次和分布仅次于"啊";成都话的"啊"尽管频次不高,但分布反而最广泛。

北京话的"啊"(单实线框)总体来说分布最广,分布在31个类中,几乎包括全图,不能覆盖的8个类靠近地图边缘且例句少、关联弱。它在28个类中是主要语气词,其中25个类中是最常用语气词。

成都话的"啊"(双实现框)则情况较复杂,分布在30个类,几乎不逊色于北京话的"啊",但实际上弱势得多:没有反对和极性情感的陈述式要求,只在中性情感的陈述要求中有零星例子;能够覆盖大多数陈述式的交互和语篇功能,但没有频次最高的"称呼+啊"式招呼语^①;几乎不用于特指问、正反问形式的无答案偏向的疑问^②。它在15个类中是主要语气词,13个类中最常用,但这些类多数是注意/下文功能,处于地图边缘且频次低。

北京话的"啦"(单虚线框)是从"啊"的合音形式分化出来的,覆盖区域较"啊"有所收缩,覆盖24个类,不能覆盖的主要是部分陈述式注意/下文功能、部分疑问。在12个类中是主要语气词,9个类中最常用,包括直陈的核心类(16号),还有陈述要求和部分疑问、疑问告知。"啦"分化出来以后,似乎主要在陈述句类中取得竞争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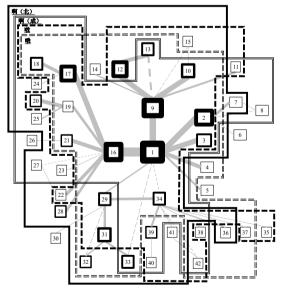


图 3 啊(北)、啊(成)、啦、哦的分布图

① 成都话呼唤听者时一般不用语气词,如"王宝器!你过来一下"一般不说成"*王宝器啊!你过来一下"。

② 样本中只有1例无答案偏向的特指问句"你们谁先来啊?",说者是官员,有向普通话靠拢的倾向。

成都话的"哦"(双虚线框)覆盖了23个类,不能覆盖的主要包括:情感中性的直陈、陈述式的注意/下文功能、情感中性的求证疑问。它在16个类中既是主要语气词又是最常用语气词,相比起来其功能集中性更高。

2. 呀、喃、呢、哪

这 4 个语气词都在求证疑问区域有较大缺口,如图 4。 成都话的"喃"频次仅次于"哦"。通常认为北京话的"呢" 和成都话的"喃"有对应关系,但实际情况颇为复杂。

北京话的"呀"(单实线框)覆盖了21个类,但只在8个类中是主要语气词,在4个类中最常用,其主要分布的区域集中在疑问告知、疑问要求、疑问中,所以它实际上可视作反问+疑问的语气词。

成都话的"喃"(双实线框)覆盖了18个类,它在9个类中是主要语气词,在7个类中最常用,主要分布在疑问告知和疑问中,和"呀"十分相似,只是没有疑问要求,也可以视作反问+疑问语气词,不过更偏向于疑问。

北京话的"呢"(单虚线框)覆盖了18个类,但频次低,在所有类中都不是主要语气词。就其本身来看,它在直陈和陈述要求、疑问要求和疑问告知、疑问中分布较均匀,区域反而比"呀""喃"更大一些,是一个陈述+反问+疑问的语气词。

北京话的"哪"(双虚线框)覆盖了16个类,频次最低, 在所有类中都不是主要语气词。就其本身来看,在直陈和 陈述要求中分布最广,疑问要求和疑问告知次之,是一个陈 述+反问语气词,和"呀"有一定互补性。

由此可见,"呀"和"哪"分化出来以后似乎正在和"呢" 竞争:"呀"优势明显,"哪"虽然不强但两者叠加在一起和 "呢"基本重合;"呢"本是北京话最重要的语气词之一,分 布也颇广泛,但频次已大大减少;"喃"历时上和"呢"大概 同源而功能更集中,反而和新近分化的"呀"分布更一致。

3. 吗、哇、嗦

这 3 个语气词在句类上很相似,它们几乎只出现在极性问句中,其中"哇"还可以和少量祈使句、陈述句结合,"吗""嗦"则总是结合极性问句。如图 5。它们常被视作典型的疑问语气词(陆俭明 $1984^{[31]}$;张一舟等 $2001^{[40]}$)。

北京话的"吗"(单实线框)覆盖了14个类,在7个类中为主要语气词,在2个类中最常用。主要是极性问句表达的告知、要求,其作为主要语气词的7个类都与这些广义的"反问"功能相关。求证和疑问极少。"吗"在历史上本来是典型的疑问语气词,用来实现无答案偏向的疑问,但经历主观化的历时演变,清初以后主要用于反问(黄国营,1986)^[41],只遗留了少数疑问和求证的功能。其强烈的反问性和成都话的"嗦"更相似,是反问语气词。

成都话的"哇"(双实线框)覆盖了14个类,在5个类中为主要语气词且最常用,其作为主要语气词实现的功能都是求证。另外,"哇"用于反问的例句也不少,还有少量陈述要求、直陈,但是没有无答案偏向的疑问,是反问+求证语气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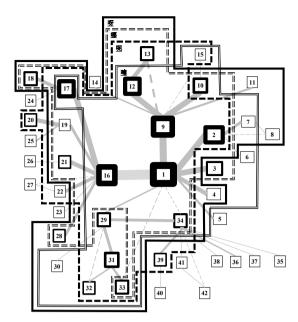


图 4 呀、喃、呢、哪的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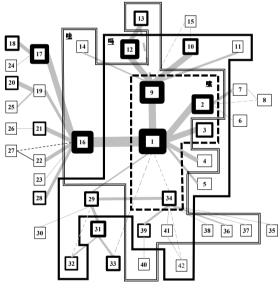


图 5 吗、哇、嗦的分布图

成都话的"嗦"(单虚线框)覆盖了5个类,在3个类中是主要语气词,其中2个类中最常用,都是反问, 另有极少求证,和真正的询问差距最大,是最典型的反问语气词。

由此可见,这3个语气词无论历史情况如何,在当代汉语中都不是典型的疑问语气词。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北京话意外类语气词一家独大,频次最高的语气词"啊"分布最广并且在几乎所有意外类语气词中都是主要语气词,最为常用。北京话其他语气词只能在少数情况下成为主要语气词或最常用语气词:"啦"主要在陈述要求、直陈中取代了"啊"的首要地位;"呀"在少数反问和疑问中胜过"啊";"吗"在少数反问中胜过"啊";"哪、呢"则完全不占据主要地位。

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相对分工明确,使用频率最高的"哦"不是分布最广的,但其在核心区和靠近核心区的总共 18 个类中既是主要语气词又是最常用语气词,集中性更强,使得其他语气词与"哦"形成更好的互补关系:"喃"在疑问,尤其是中性疑问中胜过"哦";"嗦"在正面/中性反问中胜过"哦";"哇"在求证中胜过"哦";"啊"分布最少,但只在在交互和语篇功能中胜过"哦"。

四、结论

"意外"类语气词的功能演化不仅和意外引发的语用迁移息息相关,还受到预期性维度本身的演化影响:①意外语气词:单纯意外倾向于负面情感和强情绪,多为反问和询问。②强调语气词:意外伴随反对时,更倾向于负面情感和强情绪,同时反对引起更多的要求和直陈;纯粹反对时,在强情绪、要求、直陈上与意外+反对相通,但负面情感大大减弱。③完句标记/交互标记:没有任何预期的非预期与中性情感共同构成中性化环境,逐渐过渡到一般的疑问、直陈和交互语篇功能。

北京话和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整体上有着类型差异:北京话意外类语气词向反对和非预期演化更快, 已经完全成为强调语气词,甚至完句/交互标记;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也有类似演化,但总的来说保持意外 性更多。

北京话意外类各语气词分布很不均匀:北京话中"/a/"系特别发达,"啊"本身一家独大,功能特别弥散, 再加上正在从"啊"分化出来的"啦""呀","/a/"系几乎占据了北京话所有功能类别;"呢"使用频率大大减少, 功能分布基本还在;"吗"则退缩在反问区中。

成都话意外类语气词分布相对而言更有互补性:"/o/"系相对发达,最常用的"哦"功能分布广泛但更集中;其他来源的"啊""喃""哇""嗦"等相对各司其职。

北京话 "/a/" 系一家独大可能是北京话意外类语气词演化更快的一个因素,使用特别频繁使其功能更容易扩散,扩散中更容易磨损 / 漂白而成为完句 / 交互标记^①。同时北京话意外类语气词功能扩散主要表现在 "/a/" 系语气词上,"呢""吗"则因竞争不利而功能收缩。

参考文献:

- [1]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FRIEDERIKE Hün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2] SCHWENTER Scott A,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Substitutive Complex Prepositions in English [M]//Andreas H. Jucker. Historical Pragmatics: Pragmatic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243–273.
- [3] DAHL Öste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t Cycles of Construction [J]. RAS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① 北京话频繁使用的"啊"在自然口语中做交互标记其实非常常见,即在语篇各种成分中间成为随意隐现的停顿间隔,一般被视作"插入语、口头禅"等,参见陈振宁、王梦颖(2018)。

2001(14):91-133.

- [4] 吴福祥. 试说 "X 不比 Y·Z" 的语用功能 [J]. 中国语文,2004(3):222-231.
- [5]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 [6] 陆俭明. 说度量形容词[J]. 语文教学与研究,1989(3):46-59.
- [7] 马真. 表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并"和"又"——兼谈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J]. 世界汉语教学,2001(3):12-18.
- [8] 史金生. "又"、"也"的辩驳语气用法及其语法化[J]. 世界汉语教学,2005(4):52-60+3.
- [9] 袁毓林. 反预期、递进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J]. 当代语言学,2008(2):109-121,189.
- [10] 齐沪扬, 胡建锋. 试论负预期信息格式 "X 是 X"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2): 31-39.
- [11] 张丽丽. 试论纵予连词"即"、"便"、"就"的形成[J].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2009(71):99-145.
- [12] 谷峰.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J]. 汉语学习,2014(4):80-87.
- [13] 胡德明. 话语标记"谁知"的共时与历时考察[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3):67-72.
- [14] DELANCEY S.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J], Linguistic Typology, 1997(1):33–52.
- [15] AIKHENVALD A Y. Evidential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6]金智妍. 现代汉语句末语气词意义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11.
- [17] 陈振宇, 杜克华. 意外范畴: 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J]. 当代修辞学, 2015(5): 71-80.
- [18] 陈振宁,王梦颖.基于多维特征聚类和关联的语气研究——以北京话语气成分"啊"为例[J].语言研究集刊,2018(1): 161-180.
- [19] 杜克华,陈振宇.成都话的语气词"嗦"[M]/《语言学研究集刊》编委会.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五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191-207.
- [20] 陈振宁. 基于语料库多维特征聚类关联的成都话语气词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18.
- [21] ANDERSON Lloyd B. The "Perfect" as a Universal and as a Language-particular Category [M]// Paul J. Hopper. Tense-Aspect: Between Semantics & Pragma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1982:227-264.
- [22] HASPELMATH Martin.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M]//Tomasello, Michael(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volume 2).Mahwah:Erlbaum,2003:211-242.
- [23] CYSOUW Michael. Building Semantic Maps: the Case of Person Marking [M]// Matti Miestamo & Bernhard Wälchli. New Challenges in Typology: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and Redefining the Foundations. Berlin: Mouton, 2007:225–248.
- [24] 郭锐. 概念空间和语义地图:语言变异和演变的限制和路径 [M]//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对外汉语研究: 第八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96-130.
- [25] 陈振宁, 陈振宇. 用语图分析揭示语言系统中的隐性规律——赢家通吃和赢多输少[J]. 中文信息学报, 2015(5): 20-31.
- [26] 陈振宇, 陈振宁. 通过地图分析揭示语法学中的隐性规律——"加权最少边地图"[J]. 中国语文, 2015(5): 428-438, 480.
- [27] 陈振宁, 陈振宇. 基于偏向相似性的自然语言关联和聚类研究 [J]. 中文信息学报, 2017(1): 205-211, 220.
- [28] ZWARTS J. Semantic Map Geometry: Two Approaches [J]. Linguistic Discovery 2010,8(1):377–395
- [29] ZHANG Ying. A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Multifunctional Adverbs in Chinese [D].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 [30] 方梅, 北京话语气词变异形式的互动功能——以"呀、哪、呐"为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6(2):67-79.
- [31]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J]. 中国语文,1984(5):330-337.
- [32] 马建忠. 马氏文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3]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34] 王力. 汉语语法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35]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36] 贺阳.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5):59-66.
- [37] 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38] 孙汝建. 语气词口气意义的分析方法 [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84-89.
- [39] 陈振宇.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40]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1.
- [41] 黄国营 ."吗"字句用法初探 [J]. 语言研究,1986(2):131-135.

Type Comparison Based on Semantic Map: The Mirativity-Mood Particle between Beijing and Chengdu Dialect

CHEN Zhenning¹, CHEN Zhenyu²

(1.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mood particles which are related to mirativity in Beijing and Chengdu diale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ir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winner-more-loser-less" algorithm was used to generate a semantic map based on 27 features of 9 dimensions (expectation, sentence types, speech acts, certainty, inquiry, objects, feelings, emotion, and stance). For the mirativity-mood particles of Beijing dialect: "\mathbb{M}/a/"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one and has established supremacy above others. There are more oppositions and non-expectations. The core function is interjective-by-indicative and (strong) demand caused by opposition other than interjective-by-rhetorical-question caused by mirativity. The functions of sentence-completion have their origins in the indicative in most cases. There are more interpersonal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and fewer inquiries. For those of Chengdu dialect, each of the particles performs its own functions. They are much more focused on the mirativity. The core function is interjective-by-rhetorical-question. There are fewer indicative, strong demand, interpersonal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but more inquiries. Besides, the functions of sentence-completion are mostly evolved from inquiries. Key words: mood particles; expectation; multi-features; linguistic typology; semantic map

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部上述声明。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